

Katherina OLSCHBAUR

*Bazaar Art,*

人性能被描绘？这个展览你必须看！

%041 %2023

## 人性能被描绘？这个展览你必须看！

Original 这就是→ 时尚芭莎艺术 2023-04-05 23:02 Posted on 北京

收录于合集

#凯瑟琳娜·奥尔施鲍尔 1 #当代艺术 96 #艺术家 40 #贝浩登 1 #Katherina Olschbaur 1

# BAZAAR ART



艺术家凯瑟琳娜·奥尔施鲍尔，摄影：Ringo Cheung，图片提供：艺术家与贝浩登

对艺术家凯瑟琳娜·奥尔施鲍尔而言，两座城市构造了其生活与艺术：维也纳的古典和阴郁，洛杉矶的开放与自由。从原先的社会文化中走出，她获得了直面自身历史的勇气。目前，艺术家首次亚洲个展“流夜”（*Midnight Spill*）正于贝浩登香港空间展出，将持续至4月22日。今天，时尚芭莎艺术带你走入她的艺术世界。

# 01

## 维也纳，洛杉矶

三月中旬，凯瑟琳娜·奥尔施鲍尔（Katherina Olschbaur）已经抵达香港。布展、拍摄、接受采访，一系列工作铺展开来。“忙得不可开交。”她这样说道。于她而言，香港是新奇的，亚洲都市的快节奏与在洛杉矶和维也纳时格外不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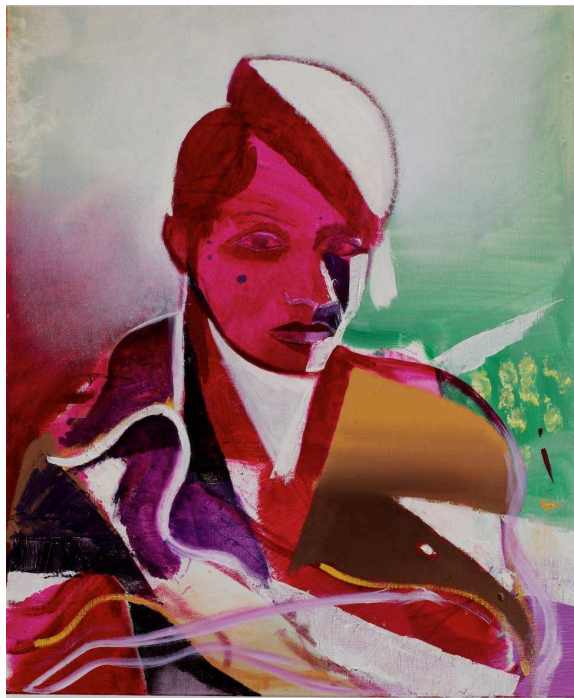
凯瑟琳娜·奥尔施鲍尔《Dust at Dawn》，亚麻布面油画，200×200×5.5cm×2，2022-2023年，摄影：Evan Bedford，图片提供：艺术家、Nicodim画廊与贝浩登

展览“流夜”中呼之欲出的能量正映衬着这座城市的喧嚣：晦暗的背景指向夜晚，画中面孔带有当代人的疏离和审视，像身处大型聚会，或随之而来的谢幕。

奥尔施鲍尔不吝啬以色彩赢得观者的驻足。一方面是来自古典的馈赠——“马奈（Édouard Manet）、委拉斯开兹（Velázquez）和阿特米西娅·津迪勒奇（Artemisia Gentileschi）在色彩和质感上对我影响至深。”艺术家在一次采访中提到。另一方面则源自居住于洛杉矶，汹涌的城市霓虹走入了她的作品。



凯瑟琳娜·奥尔施鲍尔《Afternoon Spill》，亚麻布面油画，155×142.5×5cm，2022-2023年，摄影：Evan Bedford，图片提供：艺术家、Nicodim画廊与贝浩登



凯瑟琳娜·奥尔施鲍尔《Purple Gaze》，亚麻布面油画，61×51×4cm，2022-2023年，摄影：Evan Bedford，图片提供：艺术家、Nicodim画廊与贝浩登

这是奥尔施鲍尔步步推进后的必然结果。六年前，她从维也纳搬到了洛杉矶。动物率先成为其创作题材。在展览“马”（Horses）中，马匹化形成人，脚踩高跟鞋。人与兽的身体结合令这批作品颇具色情意味。“我从未接触过马，这是我幻想中的马，象征自由与速度。手握缰绳并不意味着你能驯服它。”



凯瑟琳娜·奥尔施鲍尔《Präludien und Fugen》，亚麻布面油画，155.5×150×5cm，2022-2023年，摄影：  
Evan Bedford，图片提供：艺术家、Nicodim画廊与贝浩登

“马”是初至洛杉矶时奥尔施鲍尔对周遭的体会：缺乏稳定感，但获得了脱离旧环境的自由；人兽结合则是她的试验田。此时的艺术家并未多着墨于人物，但观者已能在这批作品中看到潜力：对色彩的优异感知，不同画具呈现多种纹理质感，流动感扑面而来。



凯瑟琳娜·奥尔施鲍尔《Asuka》，亚麻布面油画，155×150×5.5cm，2022-2023年，摄影：Evan Bedford，图片提供：艺术家、Nicodim画廊与贝浩登

奥尔施鲍尔偏爱画动物，并为其赋予灵魂。想象动物时，她实际在探讨人性。“如果把‘人性’归还人群，那就过于直接了。”有时，她还会为动物添上人眼，包括自己的眼睛，比如狼。狼代表野心，“它随时可能咬你一口。”艺术家说道。

最主要的是，维也纳在其生命中是格外复杂的存在，远离故都的历史给予了她独特体验。“我能真正地面对自己，而非我的背景。绘画自身的灵性降临了。”



凯瑟琳娜·奥尔施鲍尔展览“马”现场，2018年

## 0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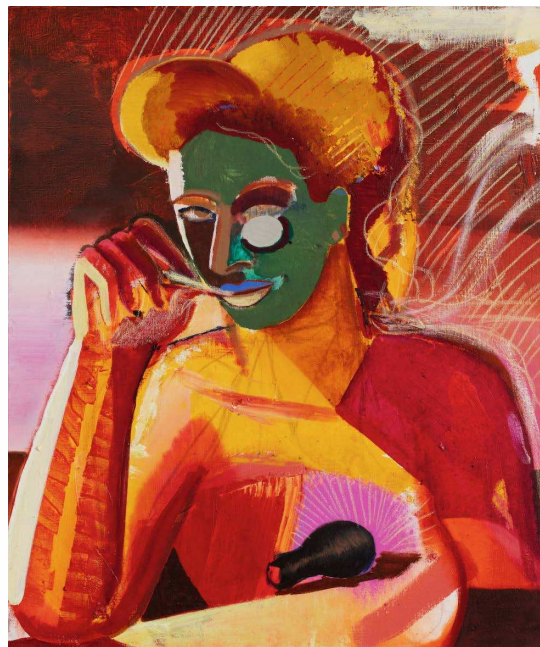
### 局内，局外

奥尔施鲍尔出生在奥地利博登湖畔，背靠阿尔卑斯山，满目砾石与水景。但自然风光对这个看似安静的女孩不大有魅力。“我需要远离我的家人，我需要学习艺术。”很快，她来到了维也纳，在应用艺术大学（University of Applied Art）学习绘画和实验动画。其所在的班级由画家玛丽亚·拉斯尼格（Maria Lassnig）创建，以一种更激进、实验性的方式探索动画与绘画。

在这里，奥尔施鲍尔接受着奥地利顶级艺术家带来的最先锋的教育，其关注的是社会问题：父权、种族、厌女与白人至上主义。艺术家的家庭背景加重着对如上思潮反思的发酵——她的父亲是一位新教牧师。**奥尔施鲍尔考量着社会结构的倾轧，绘画则是反击的手段**：她需要去表现人性深处的微妙或扭曲以连结人群，无论对方高低与否，成就几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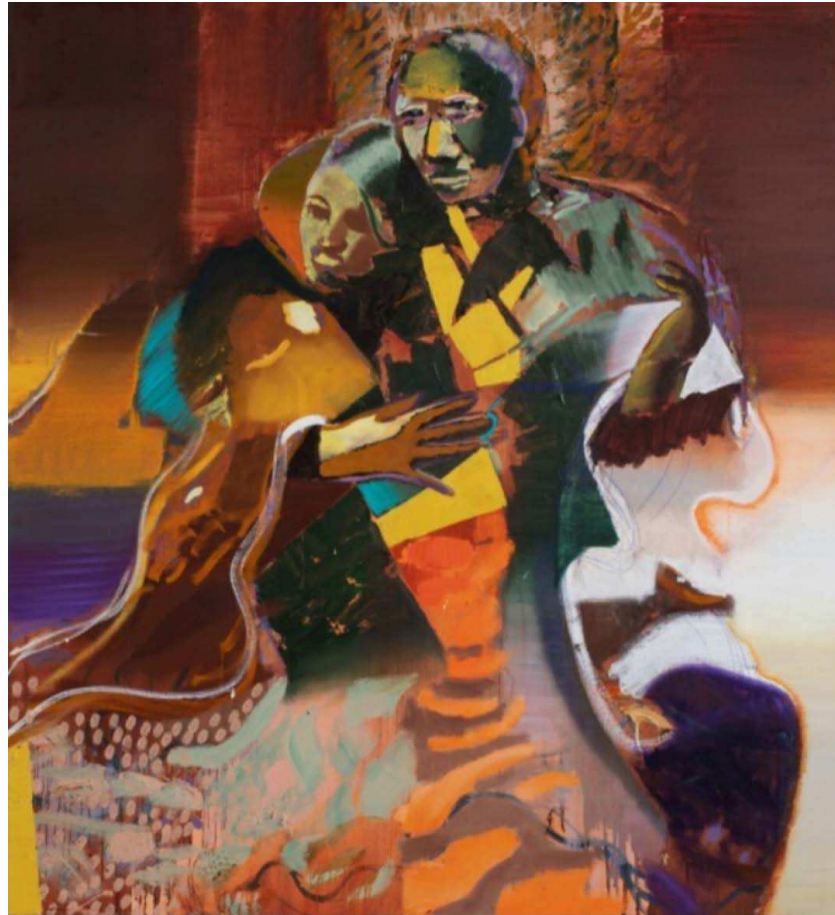
凯瑟琳娜·奥尔施鲍尔《Blue Lady Lady》，亚麻布面油画，170×150×5cm，2022-2023年，摄影：Evan Bedford，图片提供：艺术家、Nicodim画廊与贝浩登



凯瑟琳娜·奥尔施鲍尔《If you want to keep knowing me, you can telephone me now and then》，亚麻布面油画，61×51×4cm，2022-2023年，摄影：Evan Bedford，图片提供：艺术家、Nicodim画廊与贝浩登



即便如此，维也纳给予艺术家的仍是压抑。“那里充满秘密，社会文化的极低包容性和封闭程度让人极度枯竭。离开维也纳，让我以一种不那么令人疲惫的方式反观奥地利。”所以恰恰是来到洛杉矶、成为一位局外人时，奥尔施鲍尔才开始正视自身、家庭以及社会施加在她身上的一切。



凯瑟琳娜·奥尔施鲍尔《Refractions of Warmth (in Times of War)》，亚麻布面油画，155×142.5×5cm，  
2022-2023年，摄影：Evan Bedford，图片提供：艺术家、Nicodim画廊与贝浩登

2019年，转变在画布上显性。在展览“神的雌雄同体”（The Divine Hermaphrodite）中，人与兽、男与女、身体与物体交缠一处，神圣反而在禁忌里、反权威中诞生。洛杉矶的多元激励着艺术家的创作。酷儿、变装皇后、地下文化，新城市带来无可比拟的自由度。“你或许害怕曾经的痛苦。但当你真正利用它时，才会发现它能够给予你那么多的力量。”



凯瑟琳娜·奥尔施鲍尔展览“神的雌雄同体”现场，2019年



凯瑟琳娜·奥尔施鲍尔展览“肮脏元素”现场，2020年



凯瑟琳娜·奥尔施鲍尔展览“鲜肉”现场，2021年

如果说奥尔施鲍尔此前的作品是“混沌”，那么接下来，其绘画将进入“化形”阶段。2020–2021年，其个展“肮脏元素”（Dirty Elements）与“鲜肉”（Live Flesh）先后开幕。前者将宗教故事与亚文化融合，情欲在画面中愈发突出；观者从后者则可以看出奥尔施鲍尔对色彩、结构与叙事掌控力的跃升。

神话与宗教在此期间深化，并短暂地抵达顶点。接着，这些悉数消弭。艺术家进入了下一阶段——或许，我们可以解读为：某种源自内心的斗争暂息了。

## 03

### 流夜

“我认为我的新作中有一种崭新的平静。”在展览“流夜”中，人物肖像占据画布，不再具有宗教性或神话性，且辗转在抽象与表现之间。在绘制时，这些“人物”成为一种陪伴，他们自有灵魂与性格，沉默地在奥尔施鲍尔的工作室中存在，短则数月，长达数年，如同一场大型聚会。

另一方面，这是艺术家创作上的一种简化——将场景元素移除，聚焦于中心人物，再建立其身处的空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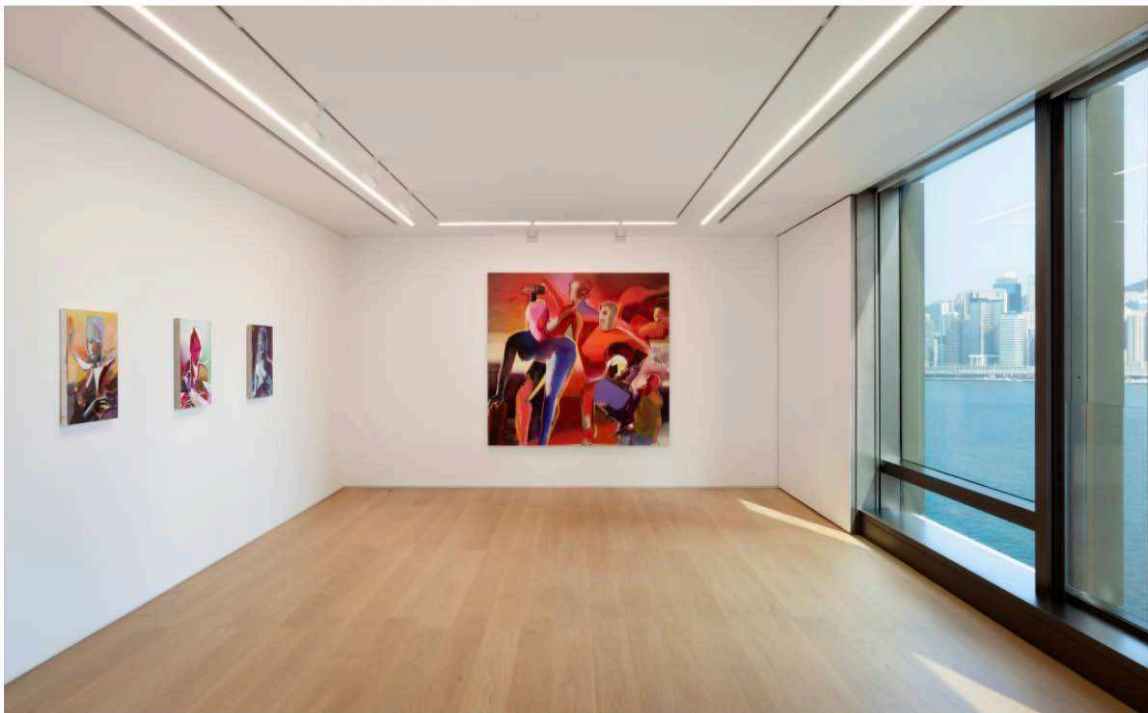
艺术家凯瑟琳娜·奥尔施鲍尔，2023年，摄影：Ringo Cheung，图片提供：艺术家、Nicodim画廊与贝浩登



凯瑟琳娜·奥尔施鲍尔展览“流夜”现场，贝浩登（香港），2023年，摄影：Ringo Cheung，图片提供：艺术家与贝浩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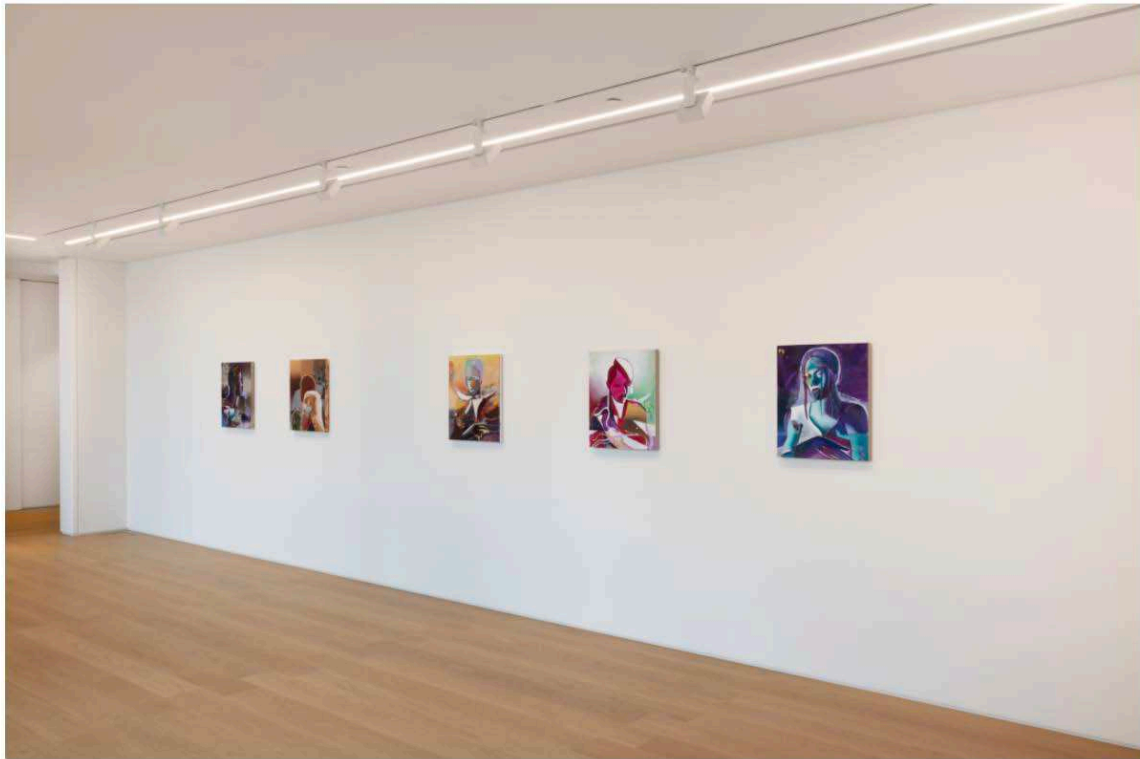
而具体到实践，艺术家会在确定人物所处的空间后，采用一种无意识的方式进行创作。其并不预设绘画将走向哪里，每幅画都是一段旅程，线条、节奏、颜色会同步进行对话。“**一切都很新鲜，我觉得我在为所绘的人物献身。**”这并不奇怪——在与时尚芭莎艺术的对话中，当奥尔施鲍尔提及职业偶像时，毫不犹豫地说出了“丁托列托”（Tintoretto）的名字。“他是一个疯狂的痴迷者。”

在画面里，人们还会发现奥尔施鲍尔所绘的男性往往具有阴柔之美，斜倚在地面，呈现“被动”的状态；女性则带有阳刚之气，以一种舒适放松地姿态直视画外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从笔触的柔和与犀利中看出艺术家对性别的区别处理——这是奥尔施鲍尔在作品中对该话题的自然表述。男性为何一定阳刚？阴柔为何归属于女性气质？她轻巧地将两者模糊，留下一个“小诡计”。



凯瑟琳娜·奥尔施鲍尔展览“流夜”现场，贝浩登（香港），2023年，摄影：Ringo Cheung，图片提供：艺术家与贝浩登

“光”的介入则包含着奥尔施鲍尔的另一重隐秘用意。对其而言，这并非古典式的宇宙力量的象征，而是破坏性的、暴力的存在。在科技成为当下重头戏时，奥尔施鲍尔的“光”亦不代表任何非自然光线。“**我的作品不会特别地反映时代，我希望它们能够超越时间。**”画面中的光更多地来自其内在，或许源于梦境，或许是儿时湖边生活时照向水景的光束。



凯瑟琳娜·奥尔施鲍尔展览“流夜”现场，贝浩登（香港），2023年，摄影：Ringo Cheung，图片提供：艺术家与贝浩登

所以在“流夜”里，黯淡的天色令一切不再重要的事物消融，人物终于再次突出重围。多年后，奥尔施鲍尔对这一题材的回归，代表着野心的逐渐展露。

在工作外，奥尔施鲍尔还是个“夜猫子”，一整天都会呆在工作室，白天读书、处理邮件，天黑时开始绘画。短暂停留香港后，她将返回洛杉矶，回归创作。“我只有持续工作，才能让一切更清晰。”同时，她还将继续沉迷于城市的夜晚，因为“阴影的区域才是宇宙中心。”也如“流夜”一般，夜晚将为其带来更多有关生命的思索与奥秘。